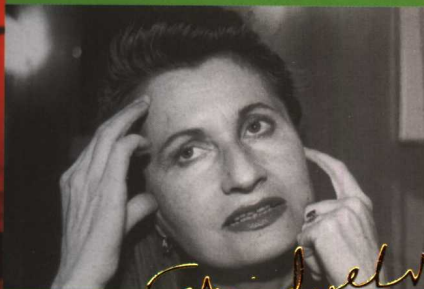


耶利内克的剧本其实并非戏剧，而是“要讲出来的文字”，已经从戏剧角色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导演们惊诧莫名，发现她交给他们的简直就是解放戏剧的宣言。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魂断阿尔卑斯山



Elfriede Jelinek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文集

ELFRIEDE JELINEK

长江文艺出版社

[奥] 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著
曾棋明 等/译 冯亚琳/校

魂断阿尔卑斯山



Elfriede Jelinek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文集

ELFRIEDE JELINEK

长江文艺出版社

[奥] 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著
曾棋明 等/译 冯亚琳/校



200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1946~),她是自 1901 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发以来第十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耶利内克的剧本



左图:《再见》德文版

中图:《没关系》德文版(一部短小的死亡三部曲,包括《女魔王》、《少女和死神》及《漫游者》,曾获得 2002 年穆尔海姆戏剧家奖)

右图:《魂断阿尔卑斯山》德文版

·译本前言·

“文本平面”透出的思想光亮

冯亚琳

本书收入的是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的“散文剧”，共六篇。

《魂断阿尔卑斯山》以2000年10月11日发生在阿尔卑斯山奥地利境内的卡普伦列车失火事件为背景，别出心裁地让当时被烧死在山地火车中的一百五十名游客中的几位死者复活，和一些参加救援的人员一起登台亮相，用对话、独白等形式表达了他们对生与死的看法，从而鞭笞了技术万能论和竞技运动盲目的冒险，指出人对自然的掠夺和蔑视必将带来难以挽回的灾难。在写作技巧上，作者除了选取阿尔卑斯山滑雪运动兴起之初的一些语言材料外，还糅入了奥地利著名诗人保尔·策兰^①的《山中谈话》的一些文字。

《再见》一剧则以通篇内心独白的方式暴露了奥地利极右派政治家海德爾^②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返回他的家乡克恩滕州的“战略性”撤

① 保尔·策兰(1920~1970)，奥地利著名诗人兼翻译家，1920年生于罗马尼亚的切尔诺夫策(今在乌克兰境内)的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全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被关进集中营，仅他自己脱难，并于战后定居巴黎，从事教书、创作及翻译。他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震动诗坛。1970年自杀。

② 海德爾(1950~)，奥地利自由党前主席，极右派政治家，经常发表纳粹和反犹言论。奥地利自由党是具有强烈排外倾向的“极右翼政党”。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退：“通过我的走，我现在尤其在场，而我就是所有的人。”通过这样一篇形式独特的剧作，耶利内克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奥地利新纳粹势力的狂妄，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个在奥地利政坛上不可一世的人物外强中干的原本面目：他一旦开始谈论自己，除了废话和大话，别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讲，《沉默》是《再见》的姊妹篇，只不过这里表现出的不是政治家的狂妄，而是艺术家的狂妄：“我很了不起地宣布：我关于舒曼的作品是唯一可能的一部，它会永远是唯一的一部，它将永存。然后我在很长时间内对此一字不提。”

《女魔王》一剧的标题借用了歌德的叙事诗《魔王》，此诗后来由舒伯特谱曲，在德语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广泛流传。耶利内克的剧本与歌德用作蓝本的流传于北欧的有关“魔王”的传说并无直接关系，它讲的是奥地利国家剧院一个著名的女演员死后，按风俗被人们抬着围绕剧院连转三圈，其间她坐在棺材里，与其说是对公众，还不如说是对自己作了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独白。耶利内克本人对此剧作了详尽的说明：“她说的话可以视为由她主演的我的《国家剧院》的收场白，这是因为她死不了而且要不断地说下去。就在这个老女人的独白中，原本异样的东西越来越不再异样，变成了日常司空见惯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具体。战争，由于它允许，不，是要求（士兵、随大流者、宣传业——而这个年老的女演员则是其代表）参与，曾是出乎意料的东西的终结。灾祸是异样的、未作决断的东西的具体终结。既然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作是“异样的”，正如海德格尔以及他同时代的人所竭力声称的那样，那么就不断地说下去：对于许多人来说，消耗一切的日常性模糊了这种异样之物与平凡之物的界限。这位女演员体验到了权力，她允许从事原本意义上的‘参加’表演（引申为‘参与’——笔者注）和在某人面前表演（引申为‘假装’——笔者注），她可以在无后果和无结论的情况下，不间断

地对她的观众施展这一权力，即使根本已经没有战争了……异样的东西，由于没有人再追问它，变成了现代性。”^①

《漫游者》与《女魔王》一样，选自耶利内克的“死亡三部曲”《没关系》，是该书的最后一篇。如果说《女魔王》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原本并不愿意成为凶手却当了凶手的女人，那么，《漫游者》中的受害者原本也并不愿意成为受害者。按照耶利内克的说法，受害者很多，但这里的受害者却是她“个人的”^②，即她的父亲——“一位年老的、精神错乱的老人……他说的话大多难以理解。”^③他像信鸽一样四处漂泊，直至倒下。如今，随便人们说什么，做什么，对于这些受害者而言，都没有也不会有回家的路了。不仅如此，正是“在这种不可阐释性之中，在这种难以理解的东西中，在战争与全面和平的分水岭处”^④，凶手与受害者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这一点，也恰恰是耶利内克这部作品震撼人心的地方。

本书的最后一篇《云团·家园》是耶利内克这六篇剧作中最难懂的一篇，但同时也是作家最典型的“语言蒙太奇”：文中引用了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希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语录，将其与德国恐怖组织“红色旅”成员的信件糅为一体，从而用文字，确切地说是用现有的语言素材，剪辑编织出了一个无形的德国思想史和历史的框架。在这里，发言者并不是哪一位具体的个人，而是费希特在他的《致德意志民族演讲录》中所说的那个泛日耳曼民族的自我，是被放大的集体的自我。德国和奥地利，即所谓的大德意志，其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民族主义理论统统被耶利内克放到了一个变形放大镜的下面去分解剖析，显露出来的是未加任何掩饰的赤裸裸的思想。这些思想在语言层面上形成许多断裂，正是这

① 引自 Elfriede Jelinek: Nachbemerkung. In: Elfriede Jelinek: Macht nichts. Eine kleine Trilogie des Tode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2002, S.85-86.

② 同上，S.87.

③ 同上，S.89.

④ 同上，S.89.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些断裂构成了一种与读者对话的基础。

总体上说,耶利内克的戏剧作品具有如下几点特征:

其一,耶利内克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用德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莱希-拉尼斯基的话说:“耶利内克始终都是一个社会批评作家……她的极端性和她的坚定性不可低估。”^①而这一点也适用于她的戏剧作品。作为女权主义者和加入过奥地利共产党的作家,耶利内克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指向性暴力和男性话语霸权,指向人类对大自然肆无忌惮的掠夺,更指向奥地利的新纳粹势力。在她看来,正是由于她的祖国奥地利没有足够的勇气,无法彻底清除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政治上残留下来的影响,奥地利的新纳粹势力才敢于如此猖狂,才会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滋生出如此明目张胆的仇外情绪。无论是《魂断阿尔卑斯山》对人类掠夺自然的批判和对现代资本主义“全民保险社会”的讽刺,还是《再见》对海德爾的反人类本质的暴露,总之,从本书选译的每一部剧作中,读者都能够领略到耶利内克剧作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震撼人心的论战性。

其二,与主题上的社会批判性相呼应的,是耶利内克剧作语言试验性以及她以语言为思考对象的写作风格。耶利内克显然继承了奥地利文学的语言批评传统,她的剧作中不仅有最古怪奇特和不可思议的语言游戏,而且她还创造出了一种所谓的“文本平面”,即在不做任何标识的情况下,将各种引文、名句、箴言以及其他现成的语言素材综合起来,构筑出一种文本拼贴图。以《云团·家园》中多处出现的荷尔德林语录为例:作者尽管将荷尔德林的引文进行了加工和处理,比如荷尔德林在《致德意志人》中的“你们这些德意志人,你们也是思想丰富而行动匱

^① Marcel Reich-Raniski: Die missbrauchte Frau, Der Spiegel, 42/2004, S. 180.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本书收入的六篇作品分别由曾祺明、丰卫平等同事翻译,由我本人校对统稿,因水平和时间有限,加上对耶利内克作品理解不够,译文中的疏漏和不足在所难免,企望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教。

2004年12月于重庆

目 录

译本前言/“文本平面”透出的思想光亮	冯亚琳
魂断阿尔卑斯山	1
再见	45
沉默	67
女魔王	77
漫游者	99
云团·家园	129

魂断阿尔卑斯山

(2002 年)

《魂断阿尔卑斯山》以 2000 年 10 月 11 日发生在阿尔卑斯山奥地利境内的卡普伦列车失火事件为背景,别出心裁地让当时被烧死在山地火车中的一百五十名游客中的几位死者复活,和一些参加救援的人员一起登场亮相,用对话、独白等形式,表达了他们对生与死、人对自然的掠夺和蔑视所带来的灾难的看法,讽刺、鞭笞了技术万能论和竞技运动盲目的冒险等。在写作技巧上,作者除了选取阿尔卑斯山滑雪运动兴起之初的一些文字外,还糅入了奥地利著名诗人保尔·策兰的《山中谈话》的一些引文。

高山缆索列车起点站。一个木板墙的宽敞大厅,其实也就是一个大大的客厅。不要有任何迹象让人联想到冬季运动场所,或者哪怕一点技术的东西,应当看上去很陈旧,布满灰尘,更多地让人想到挂在墙上的鹿角、旧画等等。众人,也有小孩,穿着节日的盛装,但是都带着滑雪板什么的。有的还穿着睡衣。小孩,我设想是一个年轻女子。就像在以前《汉赛儿和格雷特尔》^①童话剧里的表演一样,这个女子很夸张地以一个小孩身份出现在舞台上。从化妆上,应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装扮出来的小孩。女演员的表演也应该体现出这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小孩。

作为衬托还要有一些“活人”。这些人应该与这个大厅很不协调,看起来像是陌生体一样,都穿着刺眼的运动服。有红十字救援者,医务人员,穿着白色塑料工装裤的士兵等等。

救助者:你们这些困了的小孩,快躺下吧!还有你们其余这些心有余悸的人,你们也不用掩饰你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在你们的亲属这里。

小孩:可我主要的亲人其实一直是和我在一起的。让我介绍一

^① 《汉赛儿和格雷特尔》,格林童话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下；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长年的预防措施一部分被休闲业打乱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呆在了这里，傲慢的公职人员与还活着的人，面对面一直在这里呆着。我父母现在必须永远呆在这里，与我同舟共济，假如想一想他们生前所作的警告，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大的讽刺吗？他们曾经认为，我以为传统的运动项目如滑雪和骑自行车已经过时了。于是他们最后决定，动用他们微薄的退休金以适应那些年轻的游客。可是，太晚了。他们再也赶不上时代的列车了，他们登上的是趟错误的列车。来这里的年轻人大都是一日游旅客，很快就又离开了。无所谓了。现在，我父母已经比他们早一步离开了。

救助者：请您保持镇静！

小孩：可当镇静不要我的时候，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司机得到的答复是：会采取一切措施。可是，做出的只是一次最后的尝试，尝试的结果带来了一点可怜的安静，一点我们现在还一直保留着的安静，这原本就是没有人想从我们身上拿走的东西啊。可是当你身处山羊群里，或者坐在鸡冠上，或者骑在山羊上时，你还会心平气静吗？那好吧，我们就继续打起精神吧。可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们翘首以盼，可什么也没有出现。我感觉，等待他们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就像是在等待一个漫长的永恒。坟墓里的安静，深渊里长满着茸毛，怪叫着的男人的画像，角色 A。就连我自己，我感觉也像是一个贴满了彩印画的鬼魂，看起来就像一顶酒鬼们常戴的毡帽；有了这些毡帽，人们就能把他们彼此分辨出来。事件结束后不久，我会用一个漂亮的徽章把这次永恒的等待永远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徽章我有很多，有的还更好看，甚至有一个还是来自新西兰的，是我

交换来的。他们很快就会用我来做广告,就是这里的那些客栈和旅店老板们。先交钱,然后去死,不过要以新的最快猎杀时间记录。是的,死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也许下次就轮到您了。但这次被猎杀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您找对目标了。我们很有希望如您的愿,我们一次就送来了一百五十五条人命。在您付的钱里,反正也没有想到会超过两百条人命。但是,我想,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大部分都给隐瞒了。最近,有一个人来这里散步。在一个路标牌上,看到了一个几十年前失踪的徒步者的头盖骨钉在那里。从这里往上去,在那个水坝的坝顶,当年,混凝土上的蜘蛛也寻觅到了一些头骨。呼地一下,那些人就消失了,消失在大坝的混凝土里,被砌在了里面。把东西砌埋起来,这个我们那时就会做了。不用在乎家乡的人怎么看我们,不用在乎别人故乡的亲人怎么看我们。不过是蜘蛛从它自己的丝线上滑落而已。祖父常常在入睡前给我讲这个,为的是不让我天还没有亮就从惊吓中醒来。

救助者:好啦,我们自己把恐吓手段看得比较淡,这在以前或许很管用,但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讲的是怎样使风险完善化,而不是怎样使它最小化。想要劝阻人们的冒险举动,那是没有用的,而且会适得其反。人们总是想在滑雪道上呼啸而过。比起他们的生活来,这更多了些变化无常的东西。

小孩:每个人都想轻而易举地在我身上留下点东西,要么是一根蜡烛,要么是我的名字。这不过是他们发泄自己的一个蹩脚的借口。以前他们在电视里就这么反复做过。这样的事件毕竟不会经常发生。这正可以大做特做广告,在黄金时段,实况转播,就像是家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连续剧和脱口秀这些主打节目间插入的小花絮。逃亡地带，不，终点前的弯道，这个终点我现在永远也不会到达了。坐到桌子前吧，孩子！可这里却没有桌子，他们，同我一起遇难的我的爸爸和妈妈，不得不站着，在我的身旁。我的三岁的弟弟留在了家里，在祖母祖父家。他们现在可以拥有他。他是我们家里他们唯一可以拥有的人了。我那时把我天真无邪的想法都一股脑儿倒了出来，外加上我的能力，真诚地同别的孩子们大辩了一场，讨论中我们贪婪的目光和注意力当然不是首先盯着促进健康这一点上的。于是我就这样得到了第一组的位子。的确，休闲工业总体上更多的是预防工作的潜在的伙伴，而不是它的克敌。第一组有最好的司机，那些警告如“当心点！”“别冒险！”在正常情况下都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这一次真的不是我们的错。人们早就耳闻目睹了许多高山缆索列车出现的技术故障，即使这些警告也吓不倒我。我只提一下10月28日的事儿，那天在隧道的中间出了技术故障。首先是灯熄灭了，然后列车停了下来。一分钟后，车里那些幸运的人们又可以继续他们的行程了。总试车成功了。可遗憾的是，接下来的我们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得，从死神的角度看：总试车失败，首次营运成功。总有一个会高兴。对了，我还一直等着死神的说法，为什么它在第二次才成功了。但愿死神的借口比运营公司的要好听些。无论怎么讲，死神付出的努力要多些，它把握住了正常的速度。而最终，我们这些年轻人也付出了努力，得到了冒险的权利。可这权利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死神它为什么选中了我，而放过了别的人呢？第二组和第三组坐下一趟车来。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们？按照惯例，那些组里的司机总是更差劲的嘛，他们才是在得罪雄伟的高山，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都是力气满大的乡下小伙儿，谁能比得上，谁不会刮目相看！